



# 名校学霸扎进中国农村

4月14日晚上8点,在湖南湘西一个人口不到500人的小村庄,3名女大学生组织了一次令村民吃惊的分红大会。在这间全村最亮的屋子里,村民围着桌子坐了一圈,烟气顺着种田的手弥漫开来。对着20多个苗族乡亲,23岁的陈旖雪清了清嗓子。“我们要进行合作社的第一次分红。”她补充道,“分红,就是发钱。”“几个大学生还能给咱发钱?”一个村民追了句。笑声、咳嗽声、扯着嗓子的交谈声,门外稻田里的蛙声,交织在一起。



## 将“家”安在了水桶村

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补抽乡水桶村,许多村民生平第一次听到“分红”这个词。贫困将这个大山里的苗族寨子围住。100多户人家,多数居住在祖辈传下来的木头老宅里,火塘生生不息绵延百年。

几年前,水桶村的路刚修通,一批批族人接连走出去讨生活。就像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,这里剩下白发老者和垂髫少年。2016年8月,这条路为村里送来3个大学毕业生,还有从美国回来的。紧接着,无人问津的野生猕猴桃变成“网红”水果,农家腊肉顺着这条路出去,出现在城里人的餐桌上。

“年轻人的生命里应该有乡土”,但23岁的城市姑娘杨琪发现,自己对中国农村一无所知。在美国读书时,她曾把信用卡递给皮肤晒红的农夫交换新鲜的果蔬,农民是受人尊敬的职业。在日本访学时,她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小镇工作,那里的公共服务像大城市一样便利。

“要回到我自己的国家,让人们意识到乡土的价值。”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,杨琪想扎进中国农村。她的这些想法,与黑土麦田公益不谋而合。该机构创始人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,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。他希望招募一批有想法的年轻人成为乡村创

客,以扶贫专员的身份带动村民创业。两年服务期内,根据绩效考核,最多可获得20万元的收入(含食宿、津贴)。

2016年夏天,30名创客从清华、北大、哈佛大学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发,分散到湖南、江西、山东、广东的10多个村庄。陈旖雪、杨琪和何艳艳3个女生将“家”安在了水桶村。她们渐渐习惯睡觉时有青蛙跳上额头,习惯一觉醒来房间变成“昆虫博物馆”,习惯厨房里常有小羊光顾。交通不便,她们就蹭上三轮车去镇里,学会像冲浪一样随着山路颠簸不断调整重心。

## 3个“讲普通话的”女生

面对村委会里的喧哗,善于表达的陈旖雪清了清嗓子,拉长语调喊了句“大叔、阿姨”,人群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过年的时候组织大家卖腊肉,成本也给了大家,我们还赚了一笔钱,合作社的社员人人有份。”每句话,陈旖雪都要慢慢地重复3遍,用眼神和村民交流一圈获取反馈。而读大学时,她是出了名的“快语速”。

“谢谢你们。”村民龙英超用普通话大声回应,其他人都笑了。在这个苗族村寨,祖辈都用苗语交流,3个“讲普通话的”女生在这里格外稀奇。

在这个距县城40多公里的村子,多数村民靠种田为生,一年到头勉强糊口。有些人养

羊、养猪,但也寻不到好销路。经过一个多月调研,3名创客决定在村里成立合作社,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。

她们搬出了《新闻联播》,把关于合作社的片段播放给村民看。陈旖雪将长篇大论浓缩成一句口号——“买东西少花钱,卖东西多挣钱”。为了让老乡体验一把合作社的魅力,她们拿村里的野生猕猴桃试水,组织大家采摘。一个月下来,这些大自然的馈赠通过网上众筹卖出,成为村民的一笔额外收入。

腊肉是合作社的第一单大生意。分红大会上,何艳艳把一份明细表放在每位社员面前,上面列着收入、成本、盈余以及分红,等等,密密麻麻3页纸,需要村民挨个签字才作数。这次分红,村民最多的能分到694元,最少的有6.5元。一双双种田的手,喂猪的手、砍柴的手,一笔一划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在过去,他们习惯挑着百斤的农货在山路穿梭几个小时,辗转把东西卖到州府吉首,已经“顶破天”了。祖祖辈辈就靠这样的营生,勉强过活。把农产品卖到全国,坐在家数钱,大山里的人从不敢想。

## 化身“腊肉厂女工”

合作社成立后,3个姑娘盯上了农家腊肉。但因“远在深山人未识”,并没有什么销路。她们把网上的爆款腊肉尝了个遍,觉得“还是我们村的好”。她们请村民做实验,找出口感

最好的调料比例,研究熏制时间,愿意卖腊肉的8名社员依葫芦画瓢熏制。

在想象中,村民经验丰富,手法老道,腊肉质量应该不成问题。3个姑娘觉得稳操胜券,发起网上众筹。在美国待了4年的杨琪,终于有机会发挥她的西餐厨艺。她用腊肉取代火腿和鸡胸肉,教网友制作三明治。还根据旧金山著名的奶油蛤蜊浓汤,就地取材,发明出土豆腊肉浓汤。

带着烟火气的乡土滋味,很快得到网友支持。第一批众筹还没结束,就有人呼吁发起第二波。但没人知道,这些在网上大受追捧的“小清新快手美食”诞生在乡村厨房。灶台用几块砖砌成,碗柜是个废弃的文件柜,面包要翻过几座山才能买到。为了包装腊肉,她们还买来手套、口罩、帽子、围裙,化身“腊肉厂女工”。

在其他村庄,通往市场的大门也被陆续叩开。30名乡村创客,在15个贫困村建立了12个合作社,通过众筹的方式,用大米、蜂蜜、山茶油,为村民换回孩童的学费、娶亲的彩礼、新宅的家具。

这些用农产品连接乡村和市场的创客,希望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也能意识到乡土的价值。当地追逐远方的少年,第一次认真端详家门口的山。

(来源:《中国青年报》李明/文)

# 单亲妈妈花28年把重度脑瘫儿送进哈佛

## “固执”的产妇

“这个孩子没有抢救价值了,将来非傻即瘫。我建议你们放弃。”1988年7月,一起医疗事故造成邹翊燕的胎儿宫内窒息。躺在产房里早已筋疲力尽的她,接到的是5张病危通知单和医生一句“理性”的建议。“别要这个孩子了,将来会拖累我们一辈子。”丈夫近乎无情的理智,刺痛了邹翊燕。

为了让腹中胎儿来到人世吸一口新鲜空气,25岁的邹翊燕已经用尽了每个毛孔的力气,神志恍惚了。十月怀胎,数次晕倒在讲台,被学生抬回家;改变爱睡懒觉的习惯,天天早起读诗;买最新鲜的食材,自己做自己吃,吃了吐吐了吃。

“不行!我要把娃生下来!他的小脚丫曾经那么用力地踹我的肚皮,他的小心脏和我的心脏一起律动。我曾经承诺要把他带到人间,同喜同悲。”母亲的本能如洪水般汹涌。

“你不听医生建议,这么固执,你自己养这个孩子!”丈夫的话字字如刀。女本柔弱,为母则刚。在命运多舛的骨肉和陌生的丈夫之间,邹翊燕毅然地选择了前者,自此开始一段前途未卜却注定铺满荆棘的人生。

## “全能”的妈妈

丁丁小脑运动神经受损,1岁手不会握握,2岁才会站立,3岁才会走路,6岁才能跳……儿子比同龄人慢几拍的人生里,倾听着邹翊燕比其他母亲多几倍的努力。

当年,在武汉幼师范学校任教的邹翊燕月工资不过100多元。丁丁的康复治疗全部自费,光按摩就一周3次,每次5元。3代4口人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,遇上雨天,屋外大雨室内小雨,床头床尾摆满接漏的盆桶,窗台上经常长蘑菇。为了养家糊口和给丁丁治病,她跑遍全省做礼仪培训,还兼职卖过



母亲节,美国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畔,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丁丁(第二个丁音同“铮”)在宿舍里等待着母亲邹翊燕回复微信。每次联系不上妈妈时,他就格外想妈妈。近2万公里外,中国长江边上的武汉市,邹翊燕念叨起即将而立的孩子,眼睛笑得像月牙。“他在哈佛遇到任何生活或情感上的问题,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。”只是,丁丁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“妈宝男”。他曾是重度脑瘫患儿。为了给儿子治病,邹翊燕不惜做一名单身母亲,把全家扛在肩上……谈起过去,她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9年前。

5年保险。

艰苦的治疗过程不堪回首,支撑邹翊燕的只有一个信念:医生虽从未承诺丁丁能恢复到什么程度,只说治疗一定比不治好。

为了给儿子一个尽可能好的将来,她不遗余力地做了所有能做的事:把自己训练成按摩师,一有时间就给儿子按摩;午休休息也要跑回家陪儿子玩撕纸游戏,开发智力;买入各种保险,万一孩子无法自立,给他一个基本生活保障。

“妈妈养育我非常辛苦。我小时候,她白天要上班,晚上还要带我去看病,风雨无阻。记得一次去按摩赶上大雪,妈妈骑自行车带着我,陷进泥坑里,把我扶起来,自行车倒了;把自行车扶起来,我就倒了。等到了医院,母子都成了泥人。医生看到后大吃一惊,说今天这样都觉得你们不会来了,我妈妈说我的病情耽误不得,医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”丁丁回忆道。

“孩子第一次站立,第一次迈步,第一次叫‘妈妈’,都是上苍给我的礼物,老天待我不薄。”邹翊燕眼里都是感恩,仿佛那些不幸都被过滤掉了。

## “狠心”的母亲

在别人眼里,邹翊燕有时候是一个“狠

心”的母亲。丁丁运动不协调,用筷子这种小事对他来说难如登天。别人看不下去,劝邹翊燕别让他学了。

“以后一桌人吃饭,就他一个人不用筷子,别人就会好奇。他必须要跟每个人解释自己脑瘫,那会极大伤害他的自尊心,所以我坚持让他学。”邹翊燕说。

打过、骂过,过了一年多,丁丁终于学会了使筷子。

“我不想他因为身体疾病自卑形秽。就是因为很多方面不如别人,我对他的要求才更高,让他更努力。”

邹翊燕想尽办法帮助丁丁克服身体缺陷给学习带来的障碍。丁丁握不稳笔,她就拿着他的小手,从粗的画笔开始,练习画一些形状,再换细的笔。从1岁起她每天坚持带丁丁读书,不到两岁,孩子就认识了100多个汉字。

而丁丁上学后,邹翊燕却不从辅导孩子功课,也从逼孩子上培训班。

“如果只看学习,那我妈妈看似是在放羊。但是她的关注点在更高层次的东西。”丁丁说,“我妈妈的一句口头禅是,‘别问我,我是文盲’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育理念。”

“我留下孩子,就会陪他到底。养孩子特

别辛苦时,我也曾想过,如果哪天撑不下去了,我就带他一起走,绝不留他一个人在世上遭罪。”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,邹翊燕一路披荆斩棘,带儿子闯过人生的重重难关。

## 精神的“导师”

在母亲精心陪伴和严格要求下,丁丁2011年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,同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就读。2016年3月,已经工作两年的丁丁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。

“我从来没敢想过申请哈佛,是妈妈不停地鼓励我让我试试。我每次迟疑不前时,妈妈都会伸出有力的双手,护我前行。”丁丁说。

谈到培养儿子的成功之道,邹翊燕觉得两点最重要:尊重孩子和家长的自我成长。在儿子面对重大人生抉择时,邹翊燕都把丁丁当成平等的“谈判对手”。

丁丁也认为,平等协商是他们母子健康关系的基石。“很多家长在职场上可以雄辩滔滔,面对孩子不是溺爱成性,就是缺乏耐心,不会用平等而严肃的态度来和自己的孩子讨论。我妈妈则不同,意见相左时,她会引经据典让我心悦诚服接受她的观点。”

在丁丁眼里,妈妈是“精神导师”。邹翊燕则称自己是孩子的挚友。“我从不觉得自己伟大。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为了孩子而不断成长进步的妈妈。”

今年母亲节,丁丁说,虽然哈佛慷慨地提供了多达学费四分之三的助学金,但是剩余四分之一费用对母亲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。“我小时候常常想,自己30岁应该如何如何,现在我29岁了,还是要妈妈养着。我希望能争气一点,早点养活自己,让妈妈也过上好一点的生活。”

(来源:《北京日报》钟雅/文)